

入选英国《卫报》男孩必读书榜单
兰登书屋澳大利亚童书最佳设计奖

这是真的!



山林大火 烧毁了我家厕所

[澳大利亚] 特雷西·麦夸尔/编文
[澳大利亚] 比尔·伍德/绘
洪一江/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林大火烧毁了我家厕所 / (澳) 麦夸尔编文; (澳) 伍德绘; 洪一江译. — 成都: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0.4

(这是真的)

书名原文: A Bushfire Burned My Dunny Down

ISBN 978-7-5365-4900-5

I. ①山… II. ①麦… ②伍… ③洪… III. ①森林火—少年读物 IV. ①S76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3681号

Copyright © Text Tracey McGuire 2004

Copyright © Illustrations Bill Wood 2004

Series design copyright © Ruth Gruner

First publishe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2004

By Allen & Unwin Pty Ltd, Sydney, Australi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len & Unwin Pty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Sichuan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澳大利亚ALLEN & UNWIN有限公司授权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其中文简体字译本。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21-2008-94号

责任编辑: 李明颖

责任校对: 覃 秀

封面设计: 周筱刚

责任印制: 袁学团

山林大火烧毁了我家厕所

[澳大利亚] 特蕾西·麦夸尔/编文 [澳大利亚] 比尔·伍德/绘 洪一江/译

出版: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址: <http://www.sccph.com>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32

成品尺寸: 195mm × 133mm

版次: 2010年4月第1版

印数: 1-10 000册

印刷: 四川大学印刷厂

印张: 2.75

字数: 55千

印次: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65-4900-5

定价: 8.00元

[澳大利亚] 特蕾西·麦夸尔/编文
[澳大利亚] 比尔·伍德/绘
洪一江/译



山林大火烧毁了我家厕所

SHANLIN D



JIA CESUO

NLIC2970664217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目 录

为什么要写山林大火

第一章 飞蛾扑火 7

拉腊，维多利亚州，1969年

比尔·麦夸尔的故事

有烟……

好奇害死猫

救救我的鞋

“干得好，朋友”

难以置信的幸运

第二章 火焰山 17

“灰烬星期三”——马其顿山，维多利亚州，1983年

香农·麦夸尔的故事（比尔·麦夸尔的儿子）

布满尘埃的“日全食”

我姐姐的头发着火了

抢出一筐脏衣服



洛林的故事（香农的妈妈）

车向山顶开

马其顿家庭旅馆

香农的故事

回家

银光闪闪的焦土

特蕾西的故事（香农的姐姐）

一个被熏黑的小幸存者

凤凰涅槃

第三章 做好准备，别害怕 38

第四章 逃向海滩 44

“灰烬星期三”——大洋路，维多利亚州，1983年

比尔·巴卜的故事（志愿消防员）

大自然母亲知道

在火线上

风暴性大火

待在安全地带

无法施救

多少房屋毁于火灾

鸟儿从天而降

死一般的沉寂

人们是如何幸存的

扫尾工作

第五章 幸运的考拉 58

堪培拉，2003年

赛梦妮·贝利的故事（动物护理员）

媒体明星

幸运还是不幸

贪吃的小家伙

伤愈

一只厉害的考拉

温馨的家——特宾比拉自然保护区

统计损失

第六章 持久战 72

维多利亚州高原地，2003年

迪·彭德噶斯特的故事

等待大火来临

湿羊毛和水炸弹

风暴前的寂静

扁平的狗

熏火腿、鸡蛋和咖喱香肠

为牛群而战

巨大的火球

牛馆的小屋

夜晚，火的魅力

大地重现生机

为什么要写山林大火

我住在维多利亚州的黑森林地区。在1983年的森林大火中，我的头发被烧没了。自从1969年我老爸的鞋底被林火烧焦以来，山林火灾一直在给我家带来麻烦。

当然，有些林火是对环境有好处的，它们可以促进种子发芽，刺激植物生长，从而给当地的动物提供更充足的食物。可是，我们这本书里要讲的可不是这些有益的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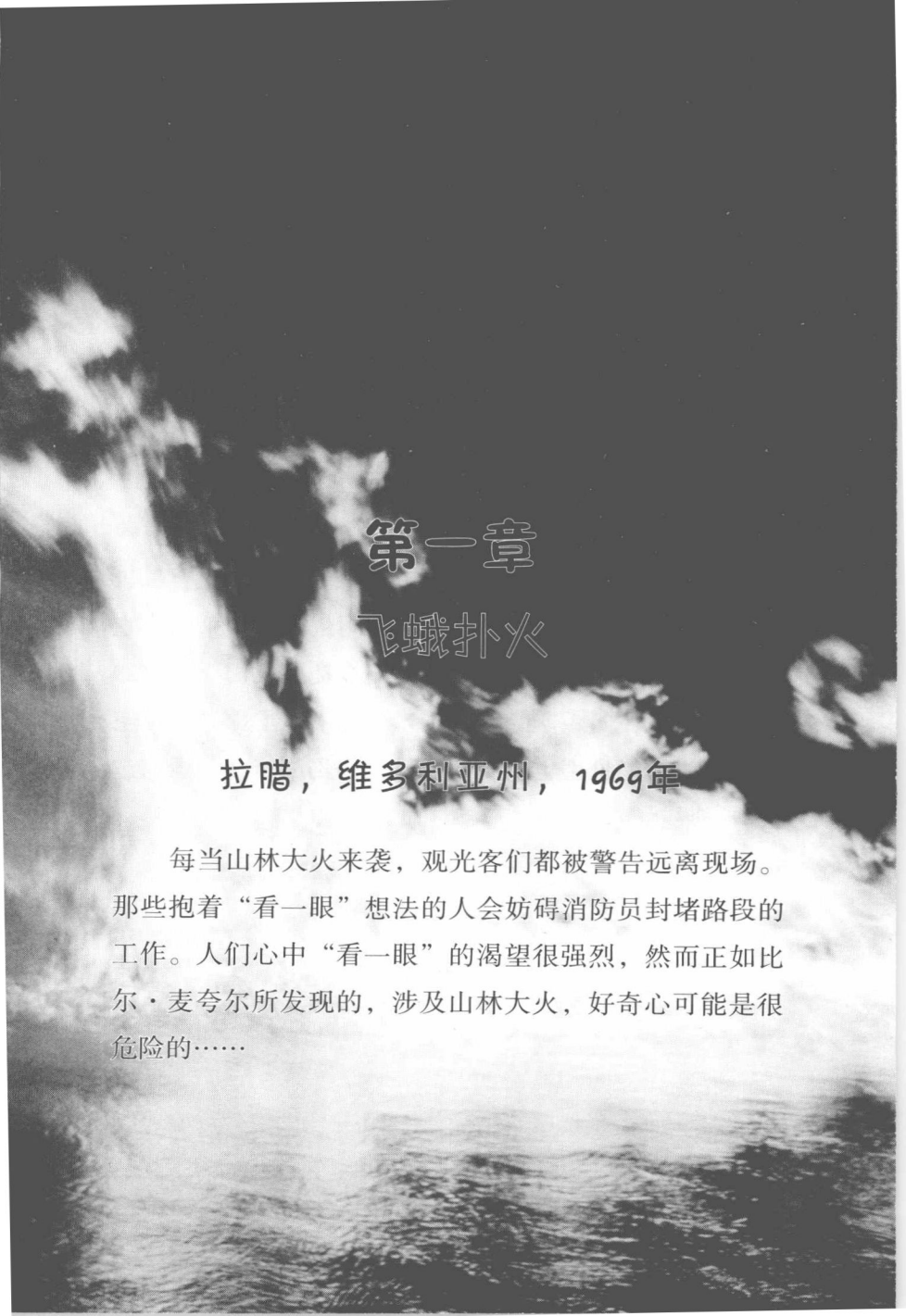
大火中的夺命奔逃、被高温熔化的自行车、可怕的火球杀手、幸运的考拉——这些都是那些在最严重的山林火灾中幸存下来的人们亲眼见证和亲身经历的真实故事。这些幸运儿住在澳大利亚的西南角——世界山林火灾的高发地区，但他们遭遇的并不全都是厄运和阴霾。通过本书，你可以学到很多在林火来袭的时候如何准备、如何降低风险以及如何避免受到惊吓的实用技巧。

山林火灾并不经常发生，但它的威胁从未消失。如果你恰好赶上了一场林区大火的话，争取活下来是你最该努力去做的事……

特蕾西·麦夸尔







第一章

飞蛾扑火

拉腊，维多利亚州，1969年

每当山林大火来袭，观光客们都被警告远离现场。那些抱着“看一眼”想法的人会妨碍消防员封堵路段的工作。人们心中“看一眼”的渴望很强烈，然而正如比尔·麦夸尔所发现的，涉及山林大火，好奇心可能是很危险的……

比尔·麦夸尔的故事

有烟……

1969年1月8日，从清晨起就猛烈地刮起了灼热的北风。过去的一个月几乎没有下雨，气温已经差不多超过了40摄氏度。

上午，我发现强风甚至把工厂前面的墙都吹得前后晃动了起来（幅度几乎达到了50毫米）。大约上午11点，我的朋友娄打来电话，约我去附近的艾什莱酒店吃午饭。我驱车来到了酒店，汽车广播提醒我们，拉腊的一股野火正在向距季隆约30千米处的塔歌尼那蔓延。空气中有烟，能见度也不高，但是我们仍决定在午饭前过去看一眼。

好奇害死猫

30分钟后，我的霍顿车载着我们来到了塔歌尼那的边界公路。路中间摆着警察设置的路障，我们不能继续向前开了，但能看见前方一闪一闪的警灯和消防车。我们翻过栅栏，一直跑到那片地的尽头，躲在马群的后面。由于天气炎热，我们只穿着短裤、系着皮带，连衬衫都没穿。

正当我们随着马群通过路障的时候，警车和消防车与我们擦肩而过，向着大火来袭的相反方向驶去，上了边界公路。

我说：“娄，咱们赶快离开这地狱。”

事实上，那天我并没意识到我们离地狱有多近。我们跑回到我的车上，迅速调头驶向季隆。

边界公路很窄，路边草丛里混杂着岩石。我踩下油门，当大火在我们前方穿过公路的时候，我的车速指针指向了每小时90千米。



火墙很高。突然，我们驶离了公路，撞在了一块大石头上。因为急着躲避大火，我开车时没系安全带。巨大的冲力让我的头穿过了方向盘。后来，我的面颊和鼻子因此被缝了几针。



救救我的鞋

我们觉得待在一辆装着整箱汽油的车上很危险，于是跳下车往安全地带跑去。我们发现了一片火势不是那么猛烈的区域，赶紧爬过石栅栏间的缝隙向那里逃去。

虽然我的动作很快，但右脚的鞋底还是被火烧着了。而娄，块头比我大，动作又比我慢，所以两只脚的鞋底都遭了殃。那时我意识到，如果没有那层薄薄的鞋底，被火焰舔舐的就将是我赤裸的脚底！

我的鞋底只有一部分接触到我的脚，它随着我的奔跑拍打着地面。直到我们跑了大约5千米后，它才完全和我的脚分了家。你可能会感到很纳闷：脚上没了鞋底怎么跑？实话告诉你，我们是直到完全脱离了险境后才感觉到疼痛的。

火焰封堵住了我脸上的伤口，所以血没流到下巴上。我们那时候非常默契，就一直跑啊跑，向着我们所能看见的火舌的空隙跑个不停。我们内心的求生欲望非常强烈！



过了一会儿，传来一阵巨大的咆哮声。我们跑到在那个夏天的早些时候被烧过的一片土地，那里的草并不是很高。我劝姜停下来待在那里，我们紧紧地靠在一起，尽量平趴在地上。那咆哮声原来来自一面不断逼近的挟裹着热烟和灰渣的火墙。它掠过我们暴露在外的后背和大腿。我们使劲地把脸埋在地上，但这还是不能阻止滚烫的火星飞进我们的耳朵。

我们尽力把脸埋得深些。似乎过了很长时间，我猜也可能只有几分钟。我当时在心里默默发誓，如果能够脱险的话，以后一定重新开始我的人生。

然后，突然间一切都结束了。我们抬起头，看见大火飞速离我们远去。这退却的火墙的高度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尤其是在草如此低矮的地方！

逃生窍门

- 放几床羊毛毯子、一只手电筒和一些饮用水在车里。

如果林火来袭时你正在车里：

- 把车停在路旁一处干净的区域。
- 摇上车窗，关闭所有通风口。
- 保持发动机转动。
- 打开车前灯和应急灯。
- 穿上长裤、衬衫、结实的靴子，戴上宽边帽和手套，尽量遮蔽皮肤。
- 低于车窗躺下，盖好羊毛毯。
- 在车内保持较低的身体位置，直到火的前锋过去。

千万不能做的事

- 下车跑。
- 把车停在一处又狭长、草又干或者有矮灌木的地方。
- 开车接近林火或冲进浓烟里。
- 只穿着短裤。

“干得好，朋友”

我们慢慢站了起来，这片土地好像被刷上了最黑的漆。我们也很黑，没有头发，没有眉毛，也没有眼睫毛，被无数的小火星烧得满脸疤痕。

那时候不流行拥抱，握手一样可以传递情感的力量。于是，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是一种“干得好，朋友”式的握手。我们坐下试着清理自己赤裸的脚，那上面嵌着小石头、荆棘和杂草。我们等待着救援，等啊等，但是没人知道我们在那里，也没人来救我们。

疼痛钻心啊！我们小心翼翼地
地向自己的车走去。我们不是
唯一的受害者，还有许多
动物——牛、羊，甚至
狐狸，它们像我们一样
步履蹒跚，没了毛，
甚至没了皮。许多鸟儿
因为无法飞得足够高和
快，也没能逃脱。



当我们回到车上时，那感觉真是幸运极了。我的车几乎完好，只有轮胎被烧没了。不远处的一辆车则已经被完全烧毁。

不久，一辆警车路过，他们意外地找到了我们这两个黑黢黢的幸存者。

难以置信的幸运

我被送到了西部总医院，在那里，他们清理了我的脚底。医生为我开了一针吗啡镇痛。那时候，我一心期待着拿着针的护士快点到来。

我妻子惊魂未定地赶到医院，看见了她被熏黑了的丈夫——没了头发、眉毛和睫毛，脸上缝了30多针！我本来应该在安全上班的。

在恢复阶段的早期，我必须把脚抬高，否则就会疼痛难忍（为防止上瘾，医生停了我的吗啡）。那段时间，我成了一个可以把脚抬到高于头顶的位置上厕所的高手。很幸运，我没有进行皮肤移植手术，脚上的伤也很快痊愈了。实际上，8个星期后我就开始打棒球了。娄在政府部门工作，所以他被送进了一家军队医院。他痊愈得没有我快，但是在那个季末，他也开始踢足球了。